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阿汉对音与 元代汉语语音

蒋冀骋 著



中华书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阿汉对音与 元代汉语语音

蒋冀骋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蒋冀骋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08473 - 3

I . 阿… II . 蒋… III . ①阿拉伯语 - 语音 - 研究 ②汉语 -
语音 - 研究 ③汉语 - 中古音 - 研究 IV . ①H371 ②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6609 号

书 名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
著 者 蒋冀骋
丛 书 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 秦淑华
装帧设计 肖 辉 周 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1/4 插页 3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473 - 3
定 价 56.00 元



作者简介

蒋冀骋 男，1958年生，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核心期刊《古汉语研究》杂志主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在文字、音韵、训诂诸领域均有较深的研究，出版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近代汉语纲要》《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敦煌文献研究》《说文段注改篆评议》等专著，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等刊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70多篇。

所著《敦煌文书校读研究》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二等奖、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所著《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获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8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回药方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研究》被国家社科规划办评为优秀等级，并获省第三届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指导的3篇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成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回回药方》的成书及其对音材料所反映的语音特点	1
一 《回回药方》的成书经过.....	1
二 《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及其研究概况.....	5
三 《回回药方》阿汉对音所反映的元代北方话语音系统的特点.....	7
第二章 《回回药方》阿汉对音概说	10
一 凡例	10
二 阿拉伯语简介	10
三 声母对音情况	12
四 韵母对音情况	24
附录:《回回药方》语辞“奄物烧刺”考	28
第三章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北方话的入声	32
一 《中原音韵》入声研究概况	32
二 阿汉对音所反映的入声读音	39
第四章 阿汉对音材料中的入声	43
一 收 -t 尾的入声字	43
二 收 -k 尾的入声字	57
三 收 -p 尾的入声字	83

第五章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北方话章、知、庄三系的读音	89
一 元代汉语北方话章、知、庄三系读音的研究概况	89
二《中原音韵》章、知、庄三系读音再探	95
三 从阿汉对音材料看《中原音韵》章、知、庄三系的读音	104
第六章 阿汉对音材料中的章、知、庄三系字	110
一 章组字的对音情况	110
二 知组字的对音情况	119
三 庄组字的对音情况	124
第七章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北方话的疑母	127
一 前人的研究成果	127
二 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解释	133
三 阿汉对音材料中疑母字的对音和我们的解释	140
第八章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北方话影、云、以三母的读音	142
一 影母字的对音情况及读音	142
二 云母字的对音情况及读音	146
三 以母字的对音情况及读音	147
第九章 阿汉对音材料中的影、云、以、疑母字	148
一 影母字	148
二 云母(喻 _三)字	156
三 以母(喻 _四)字	158
四 疑母字	163
第十章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北方话的-m 韵尾	169
一《中原音韵》-m 韵尾的状况和研究者的解释	169
二 阿汉对音材料所反映的-m 韵尾消变情况	169

第十一章 阿汉对音材料中的 -m 韵尾字	174
第十二章 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北方话的支思韵	185
一 前人对支思韵读音的研究概况	185
二 《中原音韵》支思、齐微韵字语音的区别和演变	193
三 阿汉对音材料所反映的支思韵字的读音	195
《回回药方》阿汉对音材料索引	199
参考文献	274
后记	277

Contents

Chapter I	The shaping of <i>Huihui Prescription</i> and the pronunciation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in it	1
I	The shaping process of <i>Huihui Prescription</i>	1
II	The shaping time of <i>Huihui Prescription</i> and its research	5
III	The pronunciation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in <i>Huihui Prescription</i>	7
Chapter II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in <i>Huihui Prescription</i>	10
I	Arrangement of entries	10
II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Arabian	10
III	Diaphone of initials	12
IV	Diaphone of finals	24
Appendix Textual Research on words 奄物烧刺 in <i>Huihui Prescription</i>	28	
Chapter I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and entering tone in northern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32
I	The research on entering tone in <i>Zhongyuan Phonology</i>	32
II	The pronunciation of entering tone reflected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39

Chapter IV Entering tone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in <i>Huihui Prescription</i>.....	43
I Characters with entering tone ended with [-t]	43
II Characters with entering tone ended with [-k]	57
III Characters with entering tone ended with [-p]	83
Chapter V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three series of 章、知、庄 in northern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89
I Others'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three series of 章、知、庄 in northern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89
II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three series of 章、知、庄 in <i>Zhongyuan Phonology</i>	95
III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three series of 章、知、 庄 in <i>Zhongyuan Phonology</i> with reference to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104
Chapter VI Characters of the three series of 章、知、庄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110
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知	110
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章	119
I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庄	124
Chapter V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 in the series of 疑 in northern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127
I Formers' research on this topic	127
II Existing problem and our explanation.....	133
I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in the series of 疑 and our explanation	140

Chapter VI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three series of 影、云、以 in northern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142
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影 and the pronunciation	142
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云 and the pronunciation	146
I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以 and the pronunciation	147
Chapter IX Characters of the four series of 影、云、以、疑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148
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影	148
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云	156
I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以	158
IV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of characters in the series of 疑	163
Chapter X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and the characters with a coda [–m] in northern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169
I Facts of the characters with a coda [–m] and our explanation.....	169
II The disappearance and change of the coda [–m] reflected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169
Chapter XI Characters with a coda [–m]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174
Chapter XII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and the characters with codas of 支思 in northern Chinese in Yuan dynasty.....	185
I Formers'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with codas of 支思	185

II The distin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with codas of 支思 and 齐微 in <i>Zhongyuan Phonology</i>	193
III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with codas of 支思 reflected in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195
Index of Arabian–Chinese diaphone materials in Huihui	
Prescription	199
References	274
Acknowledgements.....	277

第一章

《回回药方》的成书及其对音材料 所反映的语音特点

一 《回回药方》的成书经过

《回回药方》是 14 世纪下半叶写成的一部汉文伊斯兰医药典籍, 它是如何成书的? 各家说法不一。法丽达·王复在《回回药方考释·致读者》中说: “在公元 13 世纪, 由于成吉思汗、旭烈兀的蒙古西征, 致使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的伊斯兰医、药书籍被随征的穆斯林医生带到中国, 其中不少存于元、明两朝的中国皇宫里。一些穆斯林将这些医书译成汉文, 或者重新编写成用汉文表述的伊斯兰医书, 中国统称之为回回医书。《回回药方》就是其中之一种。”这是翻译编写蒙古西征带回的医药书说。陈高华《回回药方考释·序》说: “‘回回’一词, 在宋代已经出现, 用来泛指西北各族。到了元代, ‘回回’的涵义很明确, 专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各族居民。顾名思义, 《回回药方》就是伊斯兰药典。现存的《回回药方》残本是用汉文写成的, 可以认定是明朝洪武年间翻译的, 它所据的原本应是阿拉伯文本。研究结果说明, 《回回药方》的原本不是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医学著作, 而应是在中国土地上以伊斯兰世界各种医学名著为基础编纂而成的。”这也是翻译、编纂说。但这都是骑墙之见, 前面说翻译, 后面说编纂。如果是翻译, 则有个原本, 有了原本, 就无需编纂了。如果是编纂, 则

是将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汉文译本编集在一起。所以编纂的说法更合适一些。

我们认为,《回回药方》是编集流传于中国的各种汉译伊斯兰药典、医书而成的。唐宋以降,就有不少伊斯兰世界的药方、医书在中国的回人手中流传,宋元即有人集而成书,后来递有增补,遂成《回回药方》。我们的理由是:

1. 唐五代典籍就有不少有关波斯、阿拉伯药材的记载

(1)《太平广记》卷四一四记有唐天宝年间高仙芝伐大食所得“诃黎勒”,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八《木篇》记有二十种药材,如龙脑香树、安息香树、无石子、紫鉢树、阿魏、婆那娑树、波斯枣、偏桃、槃答檣树、齐噉树、胡椒、白豆蔻、荜拨、醃齐、波斯豆莢、没树、阿勃参、捺祇、野悉蜜、底称实^①。或云出波斯国,或云出拂林国(拜占庭),或云出摩伽陀国。多数称出波斯国,或称出××国,又出波斯国。

(2)唐中叶杜环所著《经行记》记有伊斯兰医药数种。宋峴《回回药方考释·前言》云:杜环于751—762年间遍游了当时伊斯兰世界,即黑衣大食国全境。他介绍的伊斯兰医药有醃罗果、鵝莽、扁桃、香油、耶塞漫、军达、茴香、茅树等。

(3)晚唐五代时李珣所著《海药本草》记录了上百种药物,大部分是伊斯兰药物。宋峴《回回药方考释·前言》说,此书同它以前的记述胡药的书有四个不同点:其一,《海药本草》不是博物志、杂记类书,而是一部纯粹的本草书。其二,《海药本草》的作者李珣原本不是汉人,而是波斯人的后裔。其三,李珣一家以经营香药为业,因此,他对诸般胡药的性状、炮制及主治功能皆有深厚的知识,是一位本草学家。其四,《海药本草》已列出药性,比如,诃梨勒,珣曰“酸、澁、温”。

这些药材的记载,药书的纂集,为伊斯兰药物知识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2. 宋代开始有伊斯兰药方的记载

如果唐至五代的药物记录是为了博物、广见闻的话(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不完全为了博物、广见闻,而是为了生意的需要。一个经营香药的商人,如果没有香药的知识,何以辨真假?何以广流传?所以他记录的药材多为香药),那么宋代伊斯兰药方的出现,则说明了伊斯兰医药技术在中国的广泛流

^①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177—180页。

传。就药材而言,宋代输进的伊斯兰药物与唐五代比,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是唐五代所不能比拟的。据南宋赵汝适之《诸蕃志》记载,当时输入的伊斯兰药材有乳香、没药、血竭(竭)、金颜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沉香、丁香、没石子、木香、阿魏、芦荟、珊瑚树、琉璃、珠子、象牙、腽肭脐、龙涎等^①,赵氏所记,从产地、形状、作用到制作方法、质量优劣,皆有说明,不再只是广见闻,更重要的还有辨真假、明药用的作用。就药方而言,“宋代《太平圣惠方》记有‘荜茇圆方、紫苏子酒方’。《圣济总录》卷四七‘荜拔丸方’,其成分是:荜拔、高良姜、肉豆蔻、桂、缩砂、附子、白术、胡椒、诃梨勒。其中多为胡药,即伊斯兰医方的常用药。还有以阿拉伯药物‘无名异’为方子名的‘无名异散方’(卷一二八),另有治毒箭所伤的‘红散子方’(卷一四〇),其配伍为:曼陀罗子、草乌头尖、骐麟竭、茄子花、蓖麻子。以上几味,均见载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医典》卷二‘生药志’中的伊斯兰药”(宋岘 2000: 5)。

《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是宋代官方撰集的中医处方集,它不可能将所有伊斯兰药方照单过录,而是录用那些中医所不擅长的有独特价值的伊斯兰验方。其验方能被官方药书采用,可见当时伊斯兰药方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流传于民间的各种伊斯兰药方、药书为《回回药方》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有元一代,回回人遍布中国^②,或经商、或从医,而经商者多经营宝石、香料,从医者,既给回回人医治,也给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医治,尤其是给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人医治。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故回回医药遍布中原。“元王士点、商企翁同编的《元秘书监志》卷七记载,至元十年(1273),秘书监司天台已使用了‘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是阿拉伯名词‘医学(Tibb)’的音译”(宋岘 2000:15)。既然有十三部,可见内容已很丰富。这是已被官方使用了的,那么,未被官方采用的呢?则遽数之难以终其数了。

《回回药方》在这种条件下产生难道不是必然的吗?这说明《回回药方》的产生应是一个历史积累过程。

3.《回回药方》的内容与阿拉伯古医药文献渊源极深

据宋岘《回回药方考释》(以下简称《考释》),《回回药方》在卷次安排、

① 赵汝适《诸蕃志》,杨博文校释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3—212页。

② 因后世无恰当的等义词语,故本书仍用“回回”一词。

处方内容上,不少地方与阿拉伯古医人伊本·西那的《医典》相同,说明不少内容来自《医典》。此外,波斯人拉齐的《医学集成》、麦朱西的《医术全书》等医药文书所记载的药方,部分见于《回回药方》。宋岘认为《回回药方》是以《医典》为蓝本,并抄录其他阿拉伯、波斯古医人的医药文书中的方剂编纂而成。我们认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伊本·西那的《医典》、拉齐的《医学集成》,在伊斯兰世界乃至西方世界都享有盛誉。如果以《医典》为蓝本,为什么不服照《医典》依样画葫芦,何必还要东抄一点,西抄一点,难道一部《医典》(其篇幅相当于汉字九十万字)还不敷用吗?可能的原因是:《医典》和其他伊斯兰医药文书通过不同的途径零零星星地传到中国,中国的回回人将这些医药书纂集成书,遂成《回回药方》。所以说《回回药方》不是翻译某书而成的(当然,各种医书流入中国的过程中,经过了各种不同人士的翻译,没有翻译就不能广泛地流传于中国,而只能在穆斯林中流传),而是纂集多种医书,取长补短而成的。

4. 从《回回药方》的药名翻译来看,翻译者绝非一人。这从同一阿文单词而汉语对音用字不一样可以证明:

八吉刺 (342/7) ^①	又作	八吉刺忒 (345/11)
八哈蛮 (134/11)	又作	八黑蛮 (287/8)
卜阿里 (177/5)	又作	卜阿黎 (429/3)
兀的八刺珊 (291/1)	又作	兀的八刺散 (298/13)
三亦 (210/13)	又作	三额 (131/2)
乞西列 (329/12)	又作	乞西里牙 (63/15)
扎兀失儿 (127/11)	又作	扎兀石而 (128/13)
不祖里 (62/15)	又作	不祖儿 (62/9)
夫你知 (239/15)	又作	夫答那知 (196/3)
	又作	夫答纳知 (148/2)
	又作	夫塔纳知 (162/12)
木瓦 (163/7)	又作	母瓦 (354/8)
失答那知 (234/12)	又作	失答刺知 (230/6)
	又作	失答兰知 (362/1)

① 此为《考释》下册的页码, 342 表示页数, 7 表示行数, 下同。

牙刺亦肥古刺 (138/9)	又作	牙刺亦飞古刺 (138/1)
必刺的儿 (249/15)	又作	必刺都儿 (307/5)
必灵极可不里 (333/1)	又作	必灵极可卜黎 (297/11)
可八而 (136/1)	又作	可伯儿 (133/14)

这是随便翻检找到的例证,有些在同一页,有些页码相隔不远,如果是一人所译,对音用字不会如此歧异。唯一可能的是,不同的人翻译,写在不同的医书里,《回回药方》编纂者,将它们按门类放在一起,为尊重原作,编者没有将它们的用字加以统一、规范。

二 《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及其研究概况

《回回药方》的成书年代,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或以为是元代,或以为在明代。

宋峴《考释》认为:《回回药方》之成书当在明朝初期的洪武年间,亦即今日之北京于其时被呼做北平的那个时期。并从《回回药方》使用的语言和地名以及朱元璋的文化措施来证明。

他说:“该书卷之十二(第 189 页)有言:若力微者,用煎焦家雀儿肉吃,饥后,可用黎鸡儿或野鸡儿煎吃,不可饮水……云云。其文中,在‘黎鸡儿’后面附有作者的小字注释,其中道:‘即有一等黑禽鸟,北平人呼为黎鸡儿,黑色,长尾,比画眉鸟微小。’”宋氏认为,“北平”是明代洪武年间(1368—1402)的北平。他说:“元代末年(1368 年),即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布政司,简称为北平。”永乐元年,又改北平为北京。“今日之北京,在明代被称为‘北平’的时间并不长久,仅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宋峴 2000:31—32)。

至于朱元璋的文化举措,他说(宋峴 2000:32—33):“从朱元璋对文化事业的态度看,《回回药方》亦当出现在其为政时期。涵芬楼藏本《西域天文书》之原序有言,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诏征元朝回回司天监黑的儿(*khidr*)等十四人至南京,共议历法。同时,将元大都收藏的数万卷图籍取来,其中不少是回回文书。洪武十五年,翰林李翀、吴伯宗受皇帝召,与钦天监灵台郎黑的儿、阿答兀丁、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书,译出后,取名